

《紫云英合唱团》： 在飞扬的歌声中照亮梦想

□肖雯

在长于书写乡土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吴洲星的作品以温婉诗性的语言和宁静如水的叙事而显得别具一格。在新作《紫云英合唱团》中，吴洲星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于乡土的关注，将爱与美的注视投射到乡村音乐教育上来，创造出一个有关梦想的美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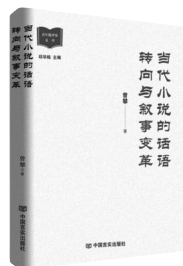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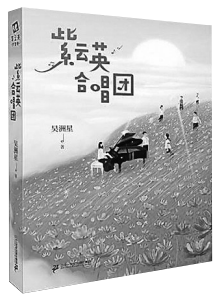
长篇儿童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在《紫云英合唱团》中，作者对于叙事结构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故事并没有采用惯常的单一视点与线性叙事，而是汲取了合唱艺术中的多声部唱法，在叙事中进行时空跳接，充分调动起毛豆、小雨老师、陈大力、吉羊、黄小灵等一众主人公共同参与故事的讲述中来。吴洲星充分调动文本的叙事活力，铺开了一幅描述乡土日常生活的画卷。

冲淡平和是吴洲星作品的底色，她的作品中很少见到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而是将叙事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在《紫云英合唱团》中，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感受到作者倾注在儿童身上的爱与理解。故事中的孩子个性特征、家庭背景各有不同，但不论所占篇幅长短，作者都以极大的耐心为每个孩子设置了完整的成长线，带领读者感受着他们的

喜怒哀乐。故事中的儿童大多有着不完整的家庭和晦暗的心事，比如在毛豆的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独立支撑起家庭生计与子女养育的重任；黄小灵因父母重男轻女，讨厌自己作为女孩的性别身份；吉羊“生活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作者巧妙地借由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引出当下农村在城镇化、空心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中贫困加剧、留守儿童增多、重男轻女严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描写这些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磨难对少年们的精神冲击，而是通过师生之间的帮扶相助，让来自山川大地的音乐之声治愈着彼此受伤的心灵。在作者极为松弛的、生活化的叙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温情的时刻：一次充满信任的对话、一碗冒着香气的面条、一首在礼堂中唱给妈妈的歌，这些瞬间都见证着儿童的精神成长。读者也在情感力量的作用下感受着作者的用心，借由音乐孩子们共同感知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收获战胜磨难的勇气，这也正是现代教育的意义所在。

正如吴洲星在后记中所言，程小雨这一串联全书的关键人物，不仅有真实的新闻人物作为参考，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乡村的教育工作者的缩影。面对同学卫娟的质疑，她选择坚守乡村，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教育艺术；她因材施教，看见并关怀着每一个孩子的困境，教会他们如何欣赏并赞美他人的优点。除此之外，在程小雨身上还寄托着作者对于乡村的深切之爱。起初，程小雨认为自己来到龙山小学是受到外婆的影响，但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龙山村淳朴美好的人情性和孩子们所回馈的爱才真正让程小雨寻找到内心深处的价值所在。作者用纯美的人情“重建”一个值得留下的乡村，也点明了乡村振兴需要先振人心的重大意义。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提倡逐渐成为主旋律，农村的孩子平等地享有美育的权利，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时代命题。因此阅读这本小说，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当故事的结尾，小雨老师教孩子们在乡野中自由地放声歌唱，让我不禁想到了中国古典美育史上的著名时刻：在《论语》中，孔子询问众弟子的志向，唯有曾皙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紫云英合唱团》并不能提供一种乡村美育应当如何的答案，但至少见证着一种“咏而归”的可能，小雨老师就像播下草籽的耕者，而四个小伙伴的背影像极了田野里在春风中摇曳的四朵紫云英，微小的植物们正在乘着音乐之声，在泥土之中破土而出、茁壮生长。



作者：曾攀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

《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系统研究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的面向和复杂的变动。从变革、转向与形式，历史、革命与时代，心理、智识与思想，欲望、自然与诗学，地方世界与想象五个方面阐释了当代小说的演变路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是文学向自我的内部发动的一次巨大挑战，其并不是简单地对外在世界投去目光和添加言辞，而是在充裕的向内开掘之后的向外延伸，是一种文学的主动转身与自我探求。作者深挖文学内部的深层关联，指出牵扯着文学内外的结构话语、叙事形态和写作标的，将新的总体性的文学思潮展现给读者。



作者：王小忠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兄弟记》

长篇叙事散文《兄弟记》分上下篇和补篇。上篇讲述了一个大家庭里四个兄弟分分合合的故事。作者从文学与社会学的理性高度，对“兄弟”进行了内部的观察与书写，表达出农牧区转型进程中的“撕裂感”。下篇继续讲述胡林生移民之后的创业故事，作品形象再现了移民新生活、新希望。补篇讲述的是父亲和他兄弟间的故事。相对上篇和下篇而言，更加注重了兄弟情感，多了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多了久远年代里的悲欢离合，乃至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抱团取暖的举动。



作者：三三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晚春》

父亲信中所说的危难，是真实还是妄想；四人的潭柘寺之旅，在黄昏闭馆后通往何处；九十年代的法国留学生，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土耳其的夜月下，鸣奏着神秘的吉普赛之歌……晚春将至，野火烧亮每一处渊林。晚景皆成幻梦，春色何以动人。八个世界故事，八场灵魂流焰。献给一切消失但仍然有所照亮的。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

你问我答

本期话题：

韩东：每天像上班一样去工作室写作

□吴佳燕

1 吴佳燕：您是每天朝九晚五地像上班一样去工作室写作，让人敬佩。您在小说《老师与学生》里面借老皮之口也说到每天工作的重要性：“甭管有感觉没感觉，有想法没想法，这件事都是每天必做的。这就是职业化，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我好奇的是，有无倦怠的时刻甚至逃离的冲动？如何调整与放空？

韩东：我每天都去工作室这件事被神化了。其实，无独有偶，对于一个职业写作者而言再正常不过。我喜欢研究职业作家们是如何工作的，你去了解一下村上春树、库切、帕慕克是如何工作的就知道了。实际上我来工作室也不完全是写，就是待在那里，有一个自己待着的地方。这大概是我唯一的奢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被传得离谱，实际上叶兆言也是一样的，而且他写得比我多，多很多。于坚也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日复一年日复一日。写作这件事中，的确包含苦力部分和工匠部分，但做其他的事如果要干好，想必也是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这是主动“上班”，比起被动上班在感受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不存在逃离的想法，倒是去外面参加各种活动，有时候我会想到逃离，逃回工作室里坐下我就心安了。

2 吴佳燕：除了诗歌创作，您今年又新出了《幽暗》《狼踪》两本小说集。您的小说是那种好看且耐读的小说，语言非常考究。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感觉既不是口语，又不是书面语，但同时它既是口语，又是书面语。您怎么看？

韩东：小说和诗歌一样，也是语言艺术，但诗歌从某种角度说，几乎等于语言本身。也就是说，经过诗歌的训练再写小说，在语言上肯定是更为敏感的。很多小说也许在结构、悬念的角度说写得不错，但我就是读不下去，问题大概就在语言叙述上。说到口语，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表达就是普通话，普通话是话，就是口语。这点和古汉语截然不同，古汉语基本上切断了与口语的联系。在现代汉语中，如果排斥口语等于自废武功，如果一味地只认口语也会导致脱离普通话进入方言黑话的难以理解的极端。在塑造自己的语言时，我觉得记住两点很重要，一是与自己思考和表达的语言保持一致，二是保持与书面语之间的互动。前者是诚实，后者是智慧，都很必要。

3 吴佳燕：在这个看上去“长篇为王”的时代，很多作家都把小说越写越长，您却集中精力写起了中短篇以及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比如《人体展览》《乡村轶事》，请谈谈相关的创作以及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看法。

韩东：我写过六部长篇小说。我不反对写长篇，但无论长短都必须写好，质量达标。也不赞成长篇的重要性就强于短制小说。各有各的要求和难度。短制小说可能更接近艺术品，有距离的欣赏比较合适，长篇则更利于沉浸（如果你的确能沉浸进去的话）。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嘉宾：韩东

1961年5月出生。著名诗人、作家、导演。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